

节,宁向人折腰?我亦励其志,含笑入监牢。长夜终有尽,且看东方晓。今日歌盛世,感谢党功劳。我发已斑白,先生七一高。回忆往昔事,有如在今朝。愿为先生颂,寿比张古老(张古老是神仙张果老,客家人称为张古老)。

陈景华事迹述略

陆月桂

陈景华(1864—1913)字陆逵,别号无恙,香山(今中山)人。年25岁,中光绪十四年(1888年)戊子乡试举人第15名。光绪三十年(1904年)出任广西桂平县知县^①,干练刚直,廉洁勤实,县内没有什么盗案发生。有一年,两广总督岑春煊派了一个探员陆显到桂平县侦查案情。陈景华知道陆显出身著匪,到处招摇,野性难驯,便把陆除掉。岑春煊得报,责陈擅杀招抚的剧盗,将陈革职究办,由新任知县看管,候令处理。陈表现镇静,视若无事。有一晚大雨滂沱,陈乘机化装逃遁。第二天早晨,差役进房催他吃早点,见蚊帐下垂,床口放着一双鞋子,疑他是睡熟,没有起床。中午再往招呼,连呼无应,把蚊帐揭开,不见人影。原来陈已远走香港,跟着到暹罗(今泰国)的曼谷去了。

陈到曼谷,与萧佛成、沈荇思、王杏洲等往来颇密,因和萧等创办《华暹新报》。该报分出华、暹两种文字版,陈任华文版总编辑,暹文版由萧佛成父女担任。陈因在广西遭受岑春煊的革职查办,对于清吏异常愤恨。报纸出版后,即与香港《中国日报》取得联系。用“无恙”笔名,大谈革命,鼓动侨胞反抗清王朝(居留暹罗的华侨300多万,占侨胞旅居各国的第一位)。戊申(1908年)孙中山、胡汉民等由新加坡到曼谷,宣传革命,成立同盟会,众举萧佛成为会长,陈景华为书记,《华暹新报》正式成为中国革命党在暹的机关报,一直出版到1942年,日军侵占泰国时,才自动停刊。这一家报

^① 陈景华在广西任知县的县名,有人说是桂平县,也有说是贵县,手边没有当年的《缙绅录》,无从确定,容待查正。

馆,办了 30 多年,是同盟会员在国外办报寿命最长的。

1909 年,陈因他的连襟太古洋行莫藻泉函招返香港,在惠记洋行任职^①,与陈少白一起参加革命活动,当时同盟会南方支部的通讯处,就是借用陈的洋行所租邮局的洋信箱代收邮件。《华暹新报》股东马兴顺因事返潮州,被保皇党拘陷,清吏捕马下狱。刘思复在广州因制炸弹,谋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,被判解回香山原籍监禁。马刘两人都由陈转托豪绅江孔殷设法疏通而得恢复自由。

辛亥年(1911 年)秋,武昌起义爆发。各省民党组织队伍,纷纷起义,清吏感到楚歌四面,莫不惊恐异常。广州地下党员潘达微、邓慕韩、邓警亚等,本着朋友关系(没有暴露身份),与豪绅江孔殷(当时是广属清乡督办)婉商,转请两广总督张鸣岐呈请清廷,释放在北京坐牢的汪精卫,取消对陈景华的通缉令,调粤任用,借以缓和民党的反感。张鸣岐同意照办。因之 11 月 9 日,广州各界团体代表在咨议局召集紧急会议,讨论广东独立问题,陈景华已从香港赶到参加,策划一切。当晚组织广东军政府第一张通告,就是由陈景华、蒋尊簋、邓慕韩三人具名发出,请各同志到咨议局内都督处相见的(记得 1942 年,我在韶关,常与邓慕韩谈天,他特别谈起此事,当作他对广东光复的光荣工作)。是日下午开会时,陈被推举为民政司长,主管警务,过了几天,改名警察厅长。

广东光复,换了一个局面,社会秩序不免有点紊乱。从四面八方而来,毫无训练的民军,谈不到军风纪。加以地痞流氓、反动会道门等坏分子,如断绳猴子,四处骚扰,借机会“做世界”捞一把的,一天 24 小时中,不知发出多少事件。警察厅长负责维护地方公安,如是别人在这“油漆未干”的非常时期担当此职,很不容易搞得很好。他是有魄力、有胆量、敢说敢为的民党,采用了“处乱世用重

^① 陈景华在香港任职的行,有的说是惠记洋行,有的说是韦宝珊的行,容待查正。

典”的措施。首先取得大都督胡汉民的批准,警察厅长有“杀罪犯”的特权。就是处决犯人,事先不要经过司法机关审判,也不必呈报上级,即可根据案情,便宜行事,等于“先斩后奏”的办法。陈景华有了特权,赫赫威严,使人生畏。警察逮捕犯人,一般集中警厅,多数由他亲自审讯。罪犯受审时,不要下跪,也不施用刑讯。他双目炯炯的注视犯人,如果他怒目的厉声申斥,这个犯人多是可以交保释放,或判解惩戒场管制习艺一年半载。要是他苦笑点头的,跟着即说:“打靶”,犯人没有申辩的余地,警察只有执行。当时市上那些鼠窃狗偷的地痞、扒手剪绺的惯匪、黑暗社会的流氓、恃强凌弱的暴徒等等,要是被警察抓到,多吃到“莲子羹”(枪毙)。果然,这样一来,经过了一段短时期,社会的坏分子大为减少。有些坏人感到广州不能立脚,只有另走码头“做世界”了。

当时下层社会有秘密小组织,绰号“百二友”,分子多是烂仔、无业游民或是被解散的民军。他们以白鞋绿袜做标志,招摇撞骗,无恶不作,市民恨之入骨。陈就设法逐一的把他们捕杀。原来有一次,“百二友”公祭黄花岗烈士,陈事先得了情报,派员乔装照相馆职工,替他们拍照,说是可以永留纪念。这批衰仔不知底细,天真地列队摄影。怎知道这张照片,就是警厅“按图索骥”与对照办案的第一手资料。不到两个月,横行市上的“百二友”先后同归于尽。处决罪犯,有一个时期,在行刑前,每个犯人发给海盗牌(Pirate 即老刀牌,文名派律)卷烟一支,因此一来,当时的人们,便以吸派律烟,是“打靶”的象征。外商的海盗牌香烟,一时无人过问。西商和他交涉,他说“买了香烟,买者有绝对的自由处理权,卖的不能过问。而且烟仔没有规定什么人可以吸,什么人不可以吸。你的质问,不特缺乏常识,而且太没有理由,除了疯子,不会讲出这样的疯话来。”弄得这个老番“靴甘大只脚”,悻悻而去。

陈处理警务,重视公文书,多是亲自审刑或主稿,很少借手属员代办。而文告批示之类,词句简洁,多则十余句,少只四五句,文

字显浅,读来容易领会。开首即叙事实,多不用为布告事,切切凛遵等套语。有一次出布告,开首即说“景华以杀人著,夫人皆知,无待多说”等措辞,突兀别致。又有一次有书塾老师,家中失窃,向警厅报案,陈批示“偷到先生苜蓿盘,此等酸贼,煞是可怜,实亦可恶,案存,后缉究办。”看此两件,可例其余。

陈经常不带卫士,独自一人出外视察(私访),风雨早晚,东南西北,随便走走。对于区署情况、岗警勤惰和公共场所、茶楼酒馆、旅店庙宇、码头车站等没有一定。任用职员,本着人才主义,因事择人。赏罚分明,有功提升,有过照办。豪绅富商,同志戚友,如有说情请托,一概拒绝,即使同级或上级官吏疏通案件,也不买账。因此当时警政机构,上下廉洁,效率极好,警官警士,认真执行工作,不敢有些马虎,扫除了清末刘永滇当巡警道的一切陋习。而一般劣绅讼棍招摇干政,无所施其技。

辛亥革命以前,广州城厢内外有些街道,两头装置木闸,经常雇佣更夫守卫巡逻。每到黄昏,即把闸门关上,只留半扇门(或一条木柱),暂供往来的出入,等到晚上九时左右,仅留的半扇门也关上了。如不是本街商号(住家)的人,不给他一些私钱,更夫是多方推搪,不肯开门通过,陈感到此种街闸,不特平时妨碍交通,万一发生火灾,延医买药,追缉盗匪等事,更遭受阻碍。而且省会警岗林立,侦缉四布,还有商民,自行设闸雇更守卫,不啻反映警察能力不能够维持地方公安的了。这种现象,实在给予主持警政的重大侮辱。于是布告全城所有街闸,限于三日内由各街值理,自行雇工拆除;如过期不拆,即由各地段警察拆去,除把材料充公外,并传讯到该街值理,作为违警处理。守旧成性的商民,初则联合请愿收回成命,后来知道不允所请,只得遵办。陈于1913年秋间逝世,“人亡政息”,部分街道又重新装设木闸。继任的是官僚主义,从不过问。直到1924年,陈廉伯勾结英帝国主义策动商团叛变,有些地区的商团,还仗着街闸负隅顽抗。

陈又感到市上除了几间略有地方历史性的庙宇外,还有不少庙宇分布市内,没有什么意义。准备把其做合理的改造,为阅书报室,储藏消防器械,或开设义学等。正在全盘计划中,商民却误会警厅借词来没收庙产,便纷纷地把庙门横额,改涂孔圣庙。企图捧出孔仲尼的招牌,可以抵挡警察厅的收用。怎知陈已掌握了情报,伪装的孔圣庙里,原来的偶像没有一些变动。陈不动声色,派员先在九曜坊教育司前空地,赶搭几层木架。过了几天,密令各警署派警把各孔圣庙的非孔子偶像,尽数的搬去,红脸的关羽、黑脸的玄德、怒目的金刚、绝色的观音和一些牛马龟蛇等偶像,分层的陈列起来。后来各街道的庙宇有些改为街坊集议所。

陈的家属莫愁,住在香港,因他每逢周末,如没有要事相阻,多是往港休息,星期一早船返省。而且所乘的轮船班次,也是固定的,和船中买办、管事等都很熟习。有一次,警察在他乘的夜船账房里,搜出毫银 200 元。买办持着和陈素有感情,向陈求情,免予置议,保全面子。陈素来执法如山,决不徇情,命令警察厅照章没收处罚。买办闹着,知道无法转圜,求他把查得的白银,当场恭还,准他另行照数送厅办理,企图借此掩饰一下。陈不特不予通融,并且严词斥责。买办只有遵办。原来当年香港、澳门,市面所用辅币,通用广东毫银,狡黠者便乘机私运图利。粤当局曾经明令禁止白银出口,所有出口船只都有粘贴,每人每次限带 20 元,如超过此数,查出充公,重者另行处罚。这艘轮船的买办,趁着周末,陈乘船赴港的机会,估量会平安无事,万一查着,厅长在此,必可通融一下。买办想不到正因厅长在船上,警察搜查更加认真,表演工作给厅长看看的呢。

陈景华个性虽然倔强,做事却注重职权与手续,最憎恨别人借用上司的权力使他人就范。自由互助社开成立会,事先呈请都督府转令警厅届时派警维持秩序。陈以该社不直接向主管机关申请,竟然越级呈请命令他办。他就呈复都督府,借词大骂该社一

顿。该社主办人只好到厅向他赔罪求情。他当面申斥一番之后,限该社是日凌晨四时半开会,六时半散会,否则另定时日,申请听候核办。他对上级的命令,如果不合手续的,不肯“等因奉此”的(详情可参阅拙作《光复时期的广东社团》,载《广东文史资料》第九辑)。当年党政军的首长,虽然知道陈的处事,间有操之过切,不肯稍有灵活性应用,心里或有不赞同,但和他见面时,又不敢向他提出意见,因为他所做的为公不为私。更主要的是,他不贪污,不徇情,站得很稳,与朱执信同样的作风。

潘达微联合同志,创办话剧社,自己编剧、导演和演出。第一个剧本《声声泪》是反映现阶段西教士、慈善家、富商、新官儿等欺世盗名和社会间的黑暗、虚伪实况。话剧将要上演印刷“本事”时,潘请陈景华吃饭,并约了谢英伯、高剑父、王秋湄、廖平子、陈耿夫、何剑士、康仲萃、邓慕韩、陆丹林等几个人。潘把话剧本事请陈题词。陈略看看后,即拿出自来墨水笔(陈向来写字好用钢笔)写了“天地不仁”四字,跟着落款是“世界罪人”、“陈景华”。这些词句,可以反映他的思想情况,也可以说明他对于该剧的评价。在吃饭时,陈谈到:“近日有专搞捐务的商棍,因社会上盛传广州公娼快要弛禁,托他的堂弟打通内线,企图承办花捐。这个堂弟婉词探询,怎知我早识穿他的来意,当面把他严厉教训一顿,太不识相,世界上许多的事不好好的去做,却要甘心做龟公,饮阴水,这真是头等的王八下流坯子的行为了。他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,还是如此胡闹。其他的人走内线做坏事的,可以推想了。”

民国二年,袁世凯独裁专制,更加厉害,实行暗杀宋教仁、擅借外款、解散几省议会,捕杀、压迫国民党员等等违法乱纪暴政。二次革命反袁失败后,民党不是被捕被杀,便是亡命海外,全国都为黑暗势力所笼罩。广东方面在党政军工作的民党,只有陈景华没有离开岗位。他不是投降敌人,他感觉一年多来(只差一个多月是两年)都是实心实力、任劳任怨地为人民服务,正直无私,既不贪

污,又不枉法。只是所办的女子教育院(详情另见下文),接办团体正在联系,还没有洽妥,不忍远去。希望自己经手培养的数百已受了一年多教育的苦女儿,有一个交代,才好辞职。怎知他正在和社会人士接洽的几天中的一个晚上(1913年9月16日),突被民贼龙济光(袁世凯派他从粤西带领喽罗进入广东镇压二次革命的刽子手)借词诱杀。原来二次革命失败,旧势力复辟,土豪、劣绅、奸商、买办、善棍之流,为了陈景华主持警政,与他们的权势和生活(如妾跑婢逃之类)发生了尖锐的矛盾。现在民党失势,有机可乘,群向窃国大盗袁世凯造谣献媚,诬捏陈蓄谋异动。袁为诛锄异己,讨好反革命势力,密电龙济光就近处理。龙便借词中秋赏月,请陈到都督府欢叙。陈心地光明(事实上是警惕性不高),毅然前去。寒暄几句,龙拿出袁的电报给陈看。陈知道事已到此,申辩也无济于事,即要白兰地酒一瓶,饮毕,龙遂使卫士照袁电办理。第二天公布,社会哗然。陈牺牲后,家人购棺收殓。詎料全市的棺材店拒绝出售,陈的家属只得向沙面的外商选购西式寿器。

原来陈任警察厅长时,为了统计市民的死亡情况,和防范不法之徒借运送棺木来走私或运送军火,图谋不轨,曾制发表格,通令全城的棺商,此后如有出售棺木,必须按表登记死者姓名、别号、年龄、男或女、籍贯、职业、已否婚嫁、病症、死因、年月日、住址、葬处或停棺处、棺木质料、价格、出售商店、经办人姓名与死者关系等,按句造表一式三份送厅,以凭查核统计。那些棺商感到麻烦,联合罢市来反抗。陈的办事,如认为合理的,必定贯彻下去,不肯半途而废。棺商以罢市来要挟,引起他的严厉执行,立即紧急布告,限令罢市的棺店,第二天复业,以利市民购用。否则作抗命论处,永远不准开业,并将所存货物由警厅派员监视,先供应需要的,原来铺宇不准经营别业。至市民今后应用棺木,由警厅派员在市外购运公卖。棺商知道无法违抗,才遵命照办。有此一段故事,陈的死于非命,棺商便趁机报复,发生拒售棺材的故事了。陈在职时,将

有两年。“省会警察厅长”在旧社会一般做官的都看作“肥缺”。可是被惨杀后,身后萧条,丧葬建墓等费,一部分靠人寿保险费开销,一部分靠同志们资助,说明了他平日的廉洁。陈的遗骸,运到香港,同志们再替他定制上好棺材,把西式寿器,放在棺木里,安葬在咖啡园坟场,立碑造像,供人瞻仰。30年前,友人冯文凤由沪回港省亲之便,我托他前往抄录碑文。墓碑两丈多高,上段隶书“陈公景华之墓”,右边写“生于甲子年二月初四日子时”,左边写“终于癸丑年八月十五日戌时”(从生卒年月来算,陈景华的虚年龄只有50岁)。碑座刻有篆书墓铭八句是:“强项之令,猛以济宽;冤同三字,狱等复盘;盖棺论定,毅力维新;哀我民国,丧此良人。”下刻“男永杰立石”等字。碑顶有陈的半身铜像(有一年,铜价暴涨,铜像被地痞偷去,不知下落)。民国七年(1918年),李根源、章士钊、熊克武、方声涛、冷遹、林虎等联名呈请(广州)军政府为陈景华抚恤,并明令表扬,这是后来的事了。

陈景华在广州除了办理警务有特殊政绩之外,他所创立的“广东公立女子教育院”在50年前不啻是无数被压迫被摧残被侮辱的妇女唯一的乐园。事虽相隔了半个世纪,当年曾在该院受过教育的妇女,至今想也有不少的存在。今把我所记忆和参考一些史料,约略的谈谈。女子教育院的创立动机,节录弹指(梁襄武)所写的,作为引证。

壬子(1912年)之春,花朝(夏历二月十二日)之日,有为主虐婢曰麦喜者,由警员送警厅。景华亲视之,喜唯饮泣,终无一词。验其身,则血迹殷然,几无完肤。其不言之故,以脑受重伤,失神经作用也。惟苦情之根未灭,尚知有泣,否则将如木石矣。景华以杀人著,寻常事,乌能动其容。抑知是日则大不然,人情动于所近。景华之慈,向为威掩,至是乃惻然,有雨露苍生之意。先遣人送喜至医院。翌日,遂致函各善堂,订日会议于总商会,将有建广厦,以欢天下苦女儿之颜也。届期步行先到,坐久,日将晡,始有二人来,

一老一少。景华为言：欲为被虐之婢，设一教育院，事本慈善，愿合众力创之。少者答曰：“如君言，婢不应挹乎？儿女尚不能免夏楚也。此举乌得谓之慈善，吾辈未敢表同情也。”言毕，向老者耳语片时，欲起去。老者颤声言曰：“某先生请缓行，容罄吾辞。”遂面景华，言曰：“厅长，某之言良确。有婢之家，多属富人，富者不安，大局危矣。鄙人阅世深，处善界亦久，未见欲办事有成，而先取恶富人者。且婢女本身多出贫贱之家，根性顽惰，造就殊非易易，今以……”语到此，景华不复耐，遂无言起而出。

陈返厅后，立即积极策划一切，亲到教育司访钟荣光，磋商指拨花地善庆堂为院址，请真光女校教员梁慕贞（梁培基医生之妹）负责筹备，选任其他女校教员多人，分任职务。同时令知各警署，今后市内如有婢女、妾侍、尼姑、童媳等遭受家主虐待（或被拐妇女无人招领者），自投警署，或被警署查悉，或由市民举发的，一律送到教育院收养（一经由院收养后，不管事主何人，具何理由，绝对的拒绝请领回家）。院中设备略具规模后，即发出征求各界赞助函件数十份，社会人士签名认为同人表示赞同的，每天有数十封。院生因材施教，分班授课。秋天已有400多人，可是长幼不齐，聚在一起，管教不易。其中有刘笑尘、刘蕴空、谭妙华等，原是曾受相当教育的少尼。管理员发动她们组织自治会，参加的都能享受课外活动，课余生活，比前安排得好，一切作息，有了良好的秩序。

冬间，院生参加全省运动会的有60多人，开会三天，本届女校最优等奖共18人，院生得了13人，其他得首二三名的也有20多人，幼稚生参加游戏，得优等奖。半年来的体育训练，已有这新的成绩，其他学科也可以推想了。

外报记者常来访问参观，记事摄影，在国外报刊发表，说它是拯救受苦的妇女脱离苦海的绳索，是东方的创举。而失婢逃妾的资产阶级，却埋怨警厅是拆散家庭的罪魁。广州总商会各善堂，且联合致函都督府说：“女子教育院系属不应为而为之事。该院掳禁

良家婢女,民怨沸腾,何异公家夺人民子女代养媵姬。且尊卑倒置,尤为不成事体”等语来恶毒中伤。某些报纸别有用心,借着机会,造谣生事,常在报上嬉笑怒骂的打击。可是领导人拿定主意,一概不管,更加积极地苦干,与恶势力斗争。

1913年的春天,因为原有屋宇,不敷应用,幼稚生100多人,也无法安排。曾与隔邻的黄仙祠商赁余屋应用,即遭善棍们拒绝,事也作罢。恰值黄仙祠内部发生款项争执,向警厅申诉。陈景华派员彻底查账,善棍们贼胆心虚,逃避一空,无人出面。陈就把它全部征用,幼稚园迁入了。当幼稚园创立时,曾派优才生曹雪馨、谭步姍、黄晚香等到美籍碧劳女士所办的保姆传习所学习。幼稚园正式成立,院聘碧劳主持院务。碧劳捐助了许多玩具,每天到园服务,带来学生数人帮同辅导。

有一轶事,值得记述的,曹雪馨原是西关某富家的婢女,因不堪虐待,私逃到院。后来由院选送学习保姆。几个月后,辅导幼稚生,所任的一班,有几个儿童,就是她以前的“少主”。星期六下午,她护送小朋友回家度假,面见“主人”,举家惊愕,不叫她的名字,却用师礼来接待,口口声声叫她“老师”,特备丰富的晚餐来招待。少主人对老师的倚偎,比父母还来得亲热。

黄仙祠修理完工时,有隐名氏送来织布机数架,院即开办工艺科,请广州工艺局织造教员陈君当技师,日本美术院毕业的谭女士,任扎花、刺绣指导,画家陈君教国画,其他如印刷、藤器、缝纫等科,分请专家指导。上午,普通功课,下午习艺,分科选习,晚间自修。各生热气高,劲头大,努力学习。不到两个月,恰值广东女师主办女校成绩展览会,该院参加的工业品,审查员评判它的布疋、图画、刺绣、藤器、美术小品等为最好,得了第一名。那时院长梁慕贞因筹办女青年会而辞职,由会计员徐慕兰接长院务。

徐接任不久,即计划扩展,以应迫切需求。徐到警厅,与陈谈话,决定扩大,征求同人,共同合作。大纲决定后,陈即提笔写教育

院弁言,其词如下:

“中国女子苦人也,幼而育之,教则缺如,女子而至为婢,则并育且无有,何有于教!人权剥落,侪于非人。景华怜之,而稍具慈善性者,当无不怜之。然景华不祥人,君焉避之若浼,顾群相弃我,我乃弗能恝然弃吾群。哀此苦人,不自禁其怜而拯之之念,爰有此类,类乎世上一切之善业,或以效顰目之,吾亦自笑。景华但觉若有神物凭余脑,不为此不安,为此不完不善也亦不安。今为之矣,愿始终其事,以从诸君子后也,是为景华之良心作用。民国二年春月。陈景华。”

费时只有十多分钟,口讲手写,神色飞舞地说:“平生有一举,死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。”

入院的女子,天天增加,有自动投院的,有亲到警署具志愿书请求收容的,有呈请警厅转送到院的,有贫女诡称逃婢而来的,人数已达 600 多。原有房屋,仅容 200 多人,虽经扩建,多容 200 人,还是不够容纳。初时本定 500 人为一校,既已逾额,只好开辟第二校了。隔邻永兴园,占地 80 余亩,面临海滨,树木极多,和它的业主黄君情商,慨然廉价出让,且捐院费 1000 元。无奈购地建筑设备等费,还无着落。恰有朱君到院,愿把附近的翠林园别墅捐出。陈景华便仿彩票办法出卖,每张一元,中头奖的,即得该园。所得的款,建筑二校。总计全院面积有百多亩。中外来宾,常到参观,有携婢同来的,归家后,婢多私投入院。因之市上一时有“教育院纵好游,切莫带了头”的传说。

来宾参观以后,对院中情况渐次了解。以前道听途说,怨恨诋毁的,转而恭维,而且代为宣传了。夏季开始,并定星期日,招待学生家长到院参观探访了。可是有些报纸,还是登载该院学生有饿死情事。领导人定了时日,遍请中外各报记者到院参观,是日,应邀而来的六七十人。参观后,大家愕然地说,以前发表的稿件,是由某报的送稿,也有说是转载某党刊物的,也有说是根据外间投

稿,都认为一时失察,上了别人的当。第二天(七月二日)各报把参观实况,详细的报道,且有两三家报,把院的章程规则,各部门实况,分日发表,因此,社会人士对于该院实际情况,才有深切的认识。

各报所载关于“病室完备”的一段,有如下的叙述:“病室组织,亦殊良善,备置各种药品器具。医生为刘文贞女士,看护6名,仆妇2名。同人参观时,适有学生十余留医其间,有病初发者,有病将愈者,有卧者,有坐者有看书者,有读书画报者。时看护某君,复曼启歌喉于其间,盖所以娱彼病者云。”至关于院生病死实在情况,徐慕兰向报界记者报告时,曾把院生出入总册公开浏览,说明开院以来,投院病婢过百,以眠食失常,殴打致伤的占了多数,也有患肺结核等症。除院里设有留医室,有医生常驻医治。病重的送警察医院治疗,因病致死统计,两年来,仅在警察医院病死是11人而已等语。这也证明外间所说的,与事实大有出入。

经过报纸据实登载之后,社会热心人士纷纷赠送应用物品,如大钢琴两座,风琴20座、缝纫机数十架,图书、杂志、画报无数。

凉风拂袖,爽气宜人,9月上旬,院内花圃,黄花吐艳,丹桂飘香,新院又值落成,楼高四层,每层11间,可以容宿数百人,课室、办公室、阅览室、储藏室、招待室、会议室等,应有尽有,建筑费用去5万多元。当时一般的官立学校,还没有这样的新建设。新院定为第二校,院务由此有进一步的发展。院长公布学生回家省亲的办法,品学俱优的可以提前告假回家。此例公布,院生归家的,莫不如期两天返院,绝没有过期半小时。领导人体察情况,时机成熟,准备在冬间举行成绩展览会,同时召开同人首次会议,商定改由社会公立,不必由行政机关单独负责。(女子教育院经费,由警厅筹拨,一部分是由违警罚款,与没收走私,无人招领的赃物变卖的款,其他由警厅事业费按月拨发。教育院的预算,不依年度编制,而是季度编制,实报实销。每月最高额支出6000多元,建筑、